



揚州評話選

上海文藝出版社

封面设计：陆震伟
封面题字：郑丽芸

扬州评话选

扬州评话研究小组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5 字数 279,000

1962年10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4,501—24,500·册

书号：8078·3080 定价：1.10 元

序

扬州评话发展成为一个成熟了的曲种，至少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三百多年来，经过多少代艺人苦心经营，不断创造发展，积累了几十部具有基本固定故事情节的开讲书目和相当丰富的艺术表演经验。但是，在清朝末年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政治的极端腐朽和倒退，国民经济的日益衰败，反动统治者对这门艺术百般冷淡和摧残，到了解放前夕，扬州评话这朵花已经萎缩凋零，奄奄一息，行将后继无人，几濒绝境，很多优秀的传统书目因此失传。

解放以后，中共扬州市委根据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对扬州评话大力扶植和支持，并从各方面给以充分发展的条件。因而使它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重新茁壮起来，活跃在苏北平原上，成为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形式。

扬州评话原有三十九部书目，可惜的是，到解放初期，已失传了十一部，目前只留存二十八部书目。其中史书类十七部、公案侠义类七部、灵怪类三部、社会生活类一部。这些书目，往往虽然以演说古代英雄故事为主，但却穿插增添了许多近代扬州社会生活风貌及民情、习俗等，因而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因此，解放以后就大力抢救传统遗产，从1953年以来，共记录了二十部书目，达两千万字；此外，还记录了一些评话入话（小

笑话)、评话掌故、史料和艺术经验介绍。1959年则又整理出版了王少堂老人的评话《武松》。

扬州评话作为祖国曲艺园地中的一朵鲜花，它不但有自己的艺术特色，就是在它的各流派之间，也有各自的风格。它在艺术结构、说表艺术和表现手法上，也有其独特的地方。从扬州评话的一些书目中，充分显示了艺人渊博的生活经验和知识，显示了他们丰富多采的群众语言，表现了他们在刻画人物性格、描写生活方面的高明的手段。这些，对于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人，都可以从中得到借鉴和帮助。而扬州评话的传统书目，又是业余评话爱好者和评话继承人的最好的习艺课本，是广大读者的通俗读物，是评话工作者最好的研究资料。不过，目前还限于力量和经验不足，要想把全部书目整理出版，尚有一定的困难，这要作为长期的任务去考虑。但是为了满足各方面读者的迫切需要，我们特在扬州评话的传统书目中，选择了一部分书目，截取其中能独立成章节的段子整理出版，定名为《扬州评话选》。虽然这只是扬州评话书目中的一部分书目，而且是各个书目中的一些章节，但从这些段子中，也可以看出扬州评话自己的艺术特色，看出扬州评话各流派之间的不同风格，看出艺人们是怎样运用各种表现手法和生动的语言去再现生活的。

整理传统评话既是艺术工作又是政治任务。因为，如果整理传统遗产时，不能正确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就必然要犯粗暴或保守的错误。因此，我们在整理这些段子时，本着这样一个原则，即：只要无毒无害，基本上保留原来的面貌，不作大的改动。而在语言上，在保持口语化特点的前提下，删去重复噜苏的话语。在整理方法上，以评话研究小组为中心，分头执笔，最后统一研究、审定。我们虽作了一些努力，但由于受到水平的限制，加之又缺少经验，在这些段子中，仍难以避免没有缺点和错误。为此，我

们殷切地希望专家们、广大评话爱好者和读者们，及时地给以指正和帮助。

苏尚门

III

目次

序 ······ 苏尚门 (I)

武松打虎 ······ 王少堂述 孙佳讯、孙龙父执笔整理 (1)

李逵劫法场 ······ 王少堂述 孙龙父、陈达祚执笔整理 (29)

智取生辰纲 ······ 马凤章述 何吉执笔整理 (59)

李逵大闹忠义堂 ······ 孔裘章述 储增镒执笔整理 (87)

火烧博望坡 ······ 康重华述 李真执笔整理 (95)

凤雏理事 ······ 徐伯良、徐幼良述 亦峰执笔整理 (161)

通天河 ······ 戴秉章述 任千执笔整理 (191)

牛皋说书 ······ 夏小台述 何琼崖执笔整理 (227)

天齐庙包公断太后 ······ 余又春述 朱磊执笔整理 (251)

扬州劫法场 ······ 郑照麟述 唐椿、薛焕武、孙圻执笔整理 (269)

杨香武一盗九龙杯 ······ 李信堂述 浦育基执笔整理 (309)

打焦俊 ······ 林芝庭述 杨其元执笔整理 (325)

皮五冒充五舅舅 ······ 余又春述 思苏执笔整理 (341)

扬州评话概述 ······ 扬州评话研究小组 任千执笔 (357)

武 松 打 虎

《水浒》的一部分

王 少 堂 述

前 记

《武松打虎》是著名扬州评话家王少堂老人口述的评话《武松》中的一折。这部《武松》评话共分：《景阳冈打虎》、《杀嫂祭兄》、《斗杀西门庆》、《十字坡打店》、《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夜杀都监府》、《夜走蜈蚣岭》、《吊打白虎山》、《智取二龙山》十大回目。故事情节基本上以小说《水浒》第二十三回到三十二回有关武松部分的故事情节为主，但无论在细节的描绘或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比原著更为细致，更加深刻。特别是经过百多年来艺人们的不断加工创造，在内容上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如在武松杀嫂祭兄以后，艺人们吸收了当时社会生活上的一些横断面，大胆地增添了《陈洪辩罪》、《康文辩罪》等回目。增添了这些回目，不仅对进一步塑造英雄人物的性格起了很大的作用，有助于突出官逼民反的主题思想；同时也进而暴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本质。这些暴露出来的各种社会丑态，充分反映了十八、九世纪封建社会制度的虚伪性，不但具有时代特征，而且有鲜明的地方色彩。

王少堂老人能说《武松》、《宋江》、《石秀》、《卢俊义》四个十回，可说六个月。单《武松》部分就可说六十多天。《武松打虎》是《武松》一书的开头一折。

武二英雄胆气强，
挺身直上景阳冈，
精拳打死山中虎，
从此威名天下扬！

这四句诗，是后人赞美打虎英雄武松的。今日我讲武松的英雄故事，就从景阳冈打虎开始。

武松是《水浒》书中一个重要人物。他是北直广平府清河县人氏。因他排行第二，相貌出众，武艺惊人，江湖上有个美号，人都称他“灌口二郎”。因镇守灌江口的二郎神，神通广大，是个美男子，排行也是第二，所以武松有了这个美号。他有个胞兄武植，卖炊饼为生，兄弟同居，十分义气。武松在家行侠仗义，惯打不平。因二年前在家乡打死一个恶霸，离家避祸，投奔河北沧州，躲在小梁王柴进府中。柴进最爱交结江湖上的英雄好汉，门招天下客，樽中酒不空，江湖上有“小孟尝”之称。武松既慕名相投，柴进也非常器重。武松在柴庄一住二载，只是时刻挂念胞兄。古来交通不便，又没有便人可以带信。就在那年九月间，山东济州郓城县宋江，因在家杀死阎惜姣，也到柴进庄上避祸。宋江路过阳谷县，巧遇武大郎，武大郎即托宋江带一口信给武松。说是清河县的命案，因无人作证，官府已不再追究，要武松即来阳谷县，

以图兄弟团聚。宋江到了柴庄，和武松一见如故，就把武大郎的话告诉武松。次日武松辞别柴进，赶奔阳谷县寻兄。宋江送他一程，在路上撮土为香，两人结拜金兰。

武松在路上走了二十余天，这一日已抵山东阳谷县地界，离城二十余里。其时十月中旬天气，太阳已经大偏西，英雄腹中饥饿，意欲打尖，抬头一望，只见前面乌泱泱一座镇市。英雄左肩背住黄布包裹，右手提着哨棒，大踏步前进。到了镇门口，见扁砖直砌到顶，一座圆圈镇门，额上嵌有一块白矾石，上有三个红字：“景阳镇”。进了镇门，街道宽阔，两旁店面整齐。走了五六家店面，只看见右边有一家三间簇崭新草房，檐下插了一根簇崭新青竹竿，青竹竿上挂了一方簇崭新蓝布酒旗，蓝布酒旗上贴了一方簇崭新梅红纸，梅红纸上写了五个大字：“三碗不过冈”。再朝店里一望，只见簇崭新锅灶，簇崭新案板，簇崭新桌凳，簇崭新柜台，簇崭新的人。——啊！旁的东西有新的，人哪里有新的？有。柜台里头坐了个小老板，二十外岁，柜台外头站了个跑堂的，十八九岁。俗语云：“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这也要算得一新。

武松望望小二站在店堂里头，围裙头儿系得俏波波的，面带笑容。小二看见武松站下来不走，晓得是来打尖的，走到店门口，手一抬：“啊哟！爷！在小店打尖吧，粟黍粥、高粱饭、鸡子、馒头、薄饼，东西又好，价钱又巧！”“小二！你店中可有好酒？”武松未曾进店，先问好酒何来？英雄是侠肠傲骨，与众不同。过去的人，酒、色、财、气这四个字难免，唯有武松只好两个字，好贪杯，好动不平气，财、色二字无他之份。他看镇市小，酒店小，恐其没有好酒，倘是掺水的酒没有吃头，莫若就不打尖了。小二见问，连声回答：“有！有！小店旁的东西不敢说好，小店的酒身份怪高。只因酒好，外面人送了小店八句：

造成玉液流霞，
香甜美味堪夸，
开坛隔壁醉三家，
过客停车住马。
洞宾曾留宝剑，
太白当过乌纱，
神仙爱酒不归家，

他到哪里去啦？

醉倒西江月下！”

“好酒！”英雄心里得意，他家这个酒象个好的哩！开坛打酒隔壁就醉倒了三家，还要怎么好法！

英雄走进店内，穿店堂，过屏风，进腰门。第二进是一间草厅，起坐很好，一个酒客没得。什么道理？已过中饭市了。英雄走进来，包裹放在旁边桌上，哨棒钹在一旁，正当中入了座。小二倒了杯茶，拧了把手巾：“爷驾，用什么酒肴？”“好酒好肴多拿这么一点！”“噫！”小二到前头拿了一块咸牛肉，有二斤多重，切得消消薄片，大盘子一装，老卤子一浇；又剥了十几个鸡子儿，打了一壶酒，装了两盘馒头，带了几块薄饼，拿了杯箸，一托盘托到后面，把酒肴、点心、杯箸一起放下。托盘一撤，站在旁厢侍候。英雄看见酒肴来，酒壶一把抓，哧——斟满了一杯酒。再朝杯内一望，咦喂！这个酒不怎么好，颜色也不对，香味全无。吃到嘴里望望看。一杯吃下去，不见得好，不但没有香味，吃到嘴里头松懈懈的，一点劲也没得。奇怪啦！他说他家的酒好得很哩，何尝好吃？我来问问看：“小二！”“爷驾！”“这就是你店中的好酒？”

“不是的，这是小店的中等酒。”“你因何不拿好酒？”“爷驾！再要好酒有哩，那就是‘三碗不过冈’！”“好！”武二爷心中得意，不错，我未曾进店，就看见他家酒旗子上有五个字：“三碗不过冈”，原来是酒名。但还不知道怎么讲。英雄便问：“怎么样叫‘三碗不过冈’？”“因为我们这个镇市叫景阳镇，离镇西首七里多路，有座高大的山岗叫景阳冈。冈东西是通行的大路，每逢行人要向西，必由此地翻冈而过。如吃小店三碗酒，就不能翻过前面那座冈了。所以外面人送小店一个酒名，叫‘三碗不过冈’。”“好！拿一壶来给爷尝尝！”“且慢，你老人家还是在小店住宿，还是预备赶路？要是赶路，你老人家这酒就不能吃了。”“怎么着？”“这个酒吃下去，只要吃三碗，就不能过前面那一座景阳冈。”“你混讲的什么？——笑天下人没有酒量！爷吃三十碗，挺身过冈！拿酒！”“哦！”小二把他望望，只看他眼露威光，拳头跟铁锤相似。心想：这个客人不好说话，免得淘气，认狠，拿一壶打发他走路。小二跑到前头换了一壶“三碗不过冈”，朝英雄面前一放，把原来的一壶撤走了。武二爷抓起来又斟了一杯，“嗯！”再望望酒是好，绿澄澄颜色，香味扑鼻，酒凝都巴碗边子。吱——儿，喝了一杯，喷香，口力是滚圆，是好。可是再好死哩，也不过三杯。他壶小杯子大，三杯就算三碗了。壶里倒干了，没有了。武二爷望望：酒虽好，吃的不过瘾，到嘴不到肚。哎，再叫他添一壶。“小二！添酒！”“咦喂！不能玩了！”“怎么着？”“这个酒旁人一碗都不能吃，你老人家能够吃一壶，总算酒量不错了，再吃恐怕就要醉了！”“你混讲的什么？笑天下人没有酒量！爷吃三十碗，挺身过冈！拿酒！”“哦！拿酒。”小二又添了一壶。“哗——”一下子又倒完啦。“小二！”“爷驾！”“添酒！”“来了！”“拿酒！”“到了！”富贵不断头，一连吃了五壶。不但吃酒，牛肉、馒头、薄饼、鸡蛋，吃了也不在少数。哪里是人吃，直接狼吞虎咽。这五壶吃下去，武松怎么

样？要论武二爷的酒量嘛，吃五壶正好。这一说可以不吃了？哎！武二爷想想：不能玩，我刚才有句大话哩，“笑天下人没有酒量，吃三十碗挺身过冈”。我说吃三十碗的，这块才吃了五壶，每壶三碗只有十五碗。我才吃了一半，我何能不吃呢？我如不吃，岂不为他人耻笑？他这个人性格跟人不同。其实你就是认真的不吃，小二也不见得来质问你；他却是说到哪块，做到哪块，说吃多少，就吃多少，说三十碗，差一点也不行。“小二！”“爷驾！”“添酒！”“来了！”“拿酒！”“到了！”接着又是五壶。嗯！不过这五壶吃着吃着不对了：脸和大红缎子一样，把这五壶吃完了，眼睛都定了光，舌头都添了滚边，说话也不灵便了。“小二！”“爷驾！”“添酒！”“啊喂喂，你老人家不能再吃了。”“你混讲的什么？笑天下人没有酒量，爷吃三十碗，挺身过冈！”“有了三十碗了！”“有了吗？”“有啦！你老人家不相信，你数数酒壶，那一边桌角上九把酒壶，这一边一把酒壶，十壶酒是共计三十碗。”“哈哈！”“你笑什么事？”“笑天下人没有酒量，爷吃三十碗，又把爷怎么样啊？——算账！”“哦，请到前头柜台上会吧！”小二拧了把手巾，把英雄擦了手脸。武二爷起身，把包裹一背，哨棒一提，就跌跌冲冲，踉踉跄跄奔向前进。

小二跟在背后报账：“喂！前头柜台上听见啊！来客会四钱五分银子啊！”“哎！”小老板在前头答应。武二爷到柜台面前把包裹朝柜台上一摆，哨棒也钹在柜台前，包裹打开，伸手到包裹里把银袱子取出，里头有二三十两散碎银子，极大的块头有二两上下，小的块头有四五钱重。随手拈了一块，有一两五钱有零，就朝柜台上一放，望着小老板：“称来算！”“哦！就是了。”小老板伸手把账桌上一把戥子拿过来，银子朝戥盘里一摆，右手两个指头捻住戥毫，左手就把戥花一理，一抬平。银子秤过了，低头望望银子，抬头望望武松的脸色：“爷驾！你老人家这个银子是个一

两……还欠一分呢！”这种什么报相啊？这个小老板起心不良，看见来人酒意大了，他想吞吃来人的银子，以多报少。这块银子究竟多少呢？实数是一两五钱四分。他哩，这颗心黑呢，只报了九钱九。他要把“一两还欠一分”这句话分两截子说做啥？哎！非这个样子不可。你如单地说个九钱九，这就不好带舵了，恐其来人有数，就吵起来：“嘎，我这块银子何止九钱九啊？嘎！你家错我的银子，你家好混账！”那一来被人骂了没嘴回。他所以做两截子说，先弄个一两探下子路。“你老人家这块银子是个一两……”这个一两摆在嘴里拖长，眼睛就望着武二爷的脸色，心里估量着：他如其有数，就要喊了：“我这块银子不止一两啊！”如说到不止一两，他这块底下就好转弯了：“你老人家不要忙，还有五钱四分呢！”“一两”两个字出了口，见来人若无其事，就知他银子没得数；既没得数，一时再来带个舵：“还欠一分呢！”究竟武松银子有数没有数呢？他这银子哪块有数呢！原来走河北沧州柴庄动身，小梁王柴进送了他的路费五十两，一路差不多用掉了一半，这块还有一半。莫说武松银子没有数，即便有数，这一刻都没有数。何以呢？酒意大了。他只问：“这块银子多还是少？”“你老人家这块银子算酒账稍微多些。”“多了就算了，赏了给小二吧！”小二闻听好欢喜：“啊喂喂！多谢爷驾！不送爷驾，明日请早些来啊！”武二爷拿起包裹向肩头上一背，哨棒提起，走出店门，看看月亮已经从东方升上来，就匆匆忙忙向西而去。

小老板看他走了，银子没敢动，两个眼睛望着他，等他出门向西走远了，伸手就拿银子，拿了想朝银扁子里头放了。哪晓得这个小二老早的站在柜台外面，两个眼睛眨都不眨，也就望着这块银子。看他拈了要朝扁子里头撂：“哎！小老板，这银子莫慌撂！客家说的，多余的赏了把我哩。你这个东家不派领赏，该派我们小二领赏呀！客人刚才吃了四钱五，这块银子九钱九嘛，你

把这块银子直接给我，我呐，就把四钱五分银子酒账给你。”“你这个太噜苏了！我告诉你，嗯，这块银子九钱九，客人吃了四钱五，余多的赏给你。嗯，我找个五钱四赏给你，不是一个样子吗？”“啊！不，不，不，不，小老板，你把这块银子给我，我找了给你！”“你找我，我找你，还不是一个说法嘛！”“不玩！你，你，你，你给我！”小二一定要这块银子做啥？哎，银子是白的，眼睛珠子是黑的，小二也晓得这块银子不止九钱九，所以两下就争这块银子。“王二呀！你一定要这块银子做什么？”“小老板！你一定要这块银子做什么？”“啊，我告诉你，有点用处呢。因为你家嫂子请我代她打根簪子，镇上小银匠店银色不好，进城又远，这块银子银色着实不丑，我想替你家嫂子打根簪子。”“哎！莫忙！我家嫂子是个寡妇，你要打簪子把她做啥？”“不好，不好！你这个话还说出嫌疑来呢！我不是说的你家那个嫂子啊！”“哪个嫂子啊？”“我与你弟兄相称，我比你占长些，我家老婆可是你嫂子啊！”“啊喂喂！这个嫂子！我当是哪个嫂子呢！”他们两下正在这块吵，老东家走隔壁回来了。他在隔壁成衣铺子里玩的，听见这一边小东伙两个吵嘴，不放心。老东家五十多岁，抹着胡子跨进店门：“哎！没生意没买卖嗽，不晓得你们吵的什么事？”“啊喂喂！老老板回来了！老老板，你回来正好，我把个理告诉你。有个客人吃过了，说余多银子赏把我，这块银子九钱九，客人吃了四钱五，我叫小老板把这块银子给我，我把四钱五分银子酒账给他。我的话错不错啊？”“不错啊！”“小老板不肯。”“小伙哎！你为什么不肯啊？”“老爹，我把这本账告诉你，这块银子九钱九，客人吃了四钱五，余多的赏给他。我找五钱四把他，不是一个样子吗？也不多出一厘来嗽！”“老老板，你叫小老板把银子给我啊！”“罢了！小伙哎！你就给他。”“老爹，怎么给他，这块银子多呢！”“啊，我懂了！大约你压人家秤的，上下多个分把半分罢了。小伙哎！便宜家

里小二，不是便宜外人。”“怎么分把半分呢，多得多哩！”“多多少少？”“这块银子实数，一两五钱四分。”“你报客家多少的？”“我只报了九钱九。”“噢乖乖！小伙！你这颗心，怕的黑漆都退过光了，生意人压秤有的，上下分把半分了不得了，你成上几钱银子朝下压，直接是黑店了！客家银子都是有数的，这是一时糊涂住了，我怕这客家要回头的；回头来把银子找了把人家，不要找话说。”“老爹，不得来了！”“你怎么晓得他没得来的？”“路过的，背着包裹走了。”“哎！莫忙，路过的，他是由哪一头向哪一头走的？”“他是向西走的。”“啊！他由东向西，要走景阳冈经过，可曾告诉他景阳冈有老虎？”“啊呀！不好了！老爹，就忙这块银子，忙得昏天黑地，把个老虎的事都忙得忘掉了！”“好！你们喽，只顾银钱，不顾人家的性命。——王二哎！”“老爹！”“你赶快代我追这个客家，把这个客家追回头，这块银子我就都赏了给你了。”“哦！”小二听见这句话好欢喜，出店门就追。

有人要问：客家走了就罢了，一定要追客家做啥？有道理的。因为景阳冈现在出了猛虎，拦路伤人，阳谷县有告示在外：“每日只准巳、午、未三个时辰，行人结伴，地保鸣锣，多带木棒，护送过冈。”本地人晓得了，当然等到了时间，行人集中起来走。还有路过的人不晓得怎么办呢？就是路过的，他到镇上少不了打尖吃饭，店东要对他说明，地保也要来阻拦。如果店东不拦，地保不阻，这一个人被老虎所伤，那一来不但地保要处分，开店的也要处分。所以老老板非叫小二追赶不可。

小二出得店门，腰杆子一哈，踢笃、踢笃、踢笃，直向西跑，兔子是他的孙子，跑得极快。把这条街跑得都差不多了，再抬头望望，看见西圈门了。哎，好了，客家在前头哩，已经要出圈门了。咦！武松走到这一刻儿才走这么远啊？为何走这么慢啦？武松在往日里并不慢，就因今日酒吃多了，头重脚轻，就走得慢了。小

二在后头看见就喊了：“爷驾，不要走了嘛！”英雄正走着，听见后头有人喊，脚步停住，掉过脸来一望，噫！认得，刚才酒店里一个跑堂的。怕的是喊我有点事哩！武二爷酒在肚里，心里还明白。“小二！”“爷驾。”“你叫我干什么？”“爷驾，不能走了！你老人家赶快回头，在小店住宿！”“怎么着？”“前头景阳冈有老虎！”“什么？”“前面有虎！”“前面有虎！你先前因何不讲？”“先前我小人大意，忘记掉了。”“啊哈，我明白了！”你问武松可是明白了吗？他如明白，我能赌咒。武二爷玩到夹层子里去了。他望望小二：要死啊！你们家里不是好人啊！我进店，你家也没有说老虎，我出店，你家又没有提到老虎。这一刻追得来说有老虎，这里头有用意了。大约我在柜台上会账的，你们看见我包裹里银子多，露了白，就见财起意了。这一刻说老虎是吓我的，把我吓回头，我就住在你家了。睡到三更天，你家东伙两个照常拎把刀，进我的房间，动我的手，我就人财两空，原来你家是一爿黑店！照这一说，武松疑心病太重了。嗯，不能这样说。在那一刻宋徽宗在位，重用权臣，埋没英才，荒淫无道，民不聊生，天下很不太平。三十里一个山头，五十里一个寨子，十里八里打闷棍、剪径、卖蒙汗药酒惯行，走的不好，就人财两空，所以不怪武二爷生疑。“小二，你知道爷上哪里去？”“爷驾！不问你老人家上哪里去，你向西都不错吧？”“呵呵！”“又笑什么事？”“你可知道，景阳冈的老虎今天请咱吃晚饭？”“你油头大哩，老虎请你吃晚饭！你怕的送了把老虎饱餐一顿。”“好杂种！你混讲的什么，你代我滚了吧！”武二爷没有理他，掉脸就走。小二抢前一步，右手一抬，就认定武松包裹上抓了。他这个抓是要拉武松回头的。可是你要抓不要紧，你要拖他的衣服呀，他不，他看见个包裹在肩头上，却顺便来拖他的包裹了：“爷驾，别走！”武二爷听见后头喊，晓得不对，身子一转，脸一掉，哈，要死了，抢我的包裹了！你拖我的包裹是假的，